第一百七卷

紀麗部十

補遺四

荒政　四秋　龍逢行謌

伊尹去夏　西伯聖人　九子毋

奉三無私　保申之力　不敢歛羊

朝夕餟餈　厲叔死莒公　遺一枝梅

設桃具黍　無一人死　慶吊相隨

增損一字　上林十五池　五侯治喪

嚴君平註老子　交阯刺史　不死藥

老小不堪　名孛星　天賜君策
安息太子　亂不可知　三具巨手
百行四教　何但上下床　旗鼓相當
不負東顧　罵爲貉子　表樹開道
二事敦世　求仁斯得　夏仲御
不敢負君王　失一老兵　桐郎東樹
誰復可者　一日之長　聽其軍號
陸君兄弟　崔彭善射　來和好相術
大燕龍興　鈎鼇客　忍字爲上
造次不思　賦詩贈婢　百篇宮體

妻賦四愁詩　守義三人　金池龜

[illegible]疸　秀才學究　皇后手書

我明盛蹟　青烏子　三百歲

天下第一　卜法天地　古伏龍地

修西方　青取於藍　十二備問

克殷大安　雲漢詩　徐浩論書

雉朝飛操　誡子書　比之龍象

聲如爝栗　小兒能誦　閱人爲世

貌可相易

# 劉氏鴻書一百七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 紀麗部十

### 補遺四

荒政十二一曰散利貸謂糧食也二曰薄征謂輕租稅三曰緩刑四曰弛力謂息力役五曰舍禁注公無私禁六曰去幾注去關市之征七曰省禮注謂省吉禮八曰殺哀謂省凶禮九曰蕃樂注藏樂器不作十曰多昏注不備禮而昏娶十一曰索鬼神注求廢祀而修十二曰

除盜賊注饑則多盜不可不去 周禮
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
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
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
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 管子
桀觀炮烙於瑤臺謂龍逢曰樂乎龍逢曰樂桀曰觀刑
曰樂何無惻怛之心焉逢曰天下苦之而君爲樂臣爲
君股肱孰有心悅而股肱不悅乎桀曰聽子諫諫得我
功之不能我刑三龍逢曰臣觀君冕非冕也冕危石也
臣觀君履非履也履春氷也未有冠危石而不壓踏春

氷而不陷桀嘆曰子知我之亡而不自知亡子就炮烙
之刑而觀于亡子不知我亡龍逢行歌曰造化勞我以
生休我以炮烙乃赴火而死符子
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
盍歸於亳盍歸於亳亳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閑居深
聽樂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曰就善何
樂兮伊尹入告於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啞咲曰天
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亡吾亦亡矣是以伊尹遂去
夏適湯尚書大傳
文王備修道德百姓親附文王有二子周公武王皆聖

是時崇侯虎與文王列爲諸侯德不及文王常嫉妬之乃譖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人也三聖合謀君其慮之乃囚文王於羑里將欲殺之於是文王四臣散宜生等周流海內經歷豐土得美女二人水中大貝白馬朱鬣以獻於紂陳於中庭紂立出西伯文王在羑里時演易八卦以六十四作鬱厄之辭困於石據於蒺藜乃申憤以作歌曰殷道溷溷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別分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幽閉牢穽由其言兮遘我四人憂勤勤兮琴操

魯曾之母師者魯九子之寡母也臘日休家作者歲祀禮

事畢悉召諸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家多幼稚歲時禮不理吾從汝謁往監之諸子皆稽首唯諾又召諸婦曰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制之行少繫於父母長繫於夫老繫於子今諸子許我私家雖踰婦禮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其慎房戶之守吾夕而反於是使少子僕而歸列女傳

昔衛獻公出奔反國及郊將頒邑於從者而後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於是弗果頒又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三無私以勞天下禮記

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以田於雲夢三月不返得丹陽之姬朞年不聽朝保申曰先王以臣爲保今王朞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王伏臣將笞王王曰敬諾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於背如此者再謂王曰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君子恥之小人痛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請死罪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保申何罪王乃殺茹黃之狗折宛路之矰於丹陽之姬兼國三十保申之力也 呂氏春秋

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愼氏者妻淫不制有愼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

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愼氏出其妻愼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羊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别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皆如歸焉家語

楚子反攻秦軍絶糧使人請於王因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無恙乎使者曰士卒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豢黍粱子反破秦軍而歸母閉門不納使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句踐之伐吳耶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上流使士卒飲下流味不加

喙而卒戰自五也異日又有獻一囊糧者菽粒而食之
子獨朝夕芻豢何也列女傳
杜厲叔事莒公自以爲不見知居於海上夏食菱芡冬
食橡栗莒公有難將死之其友曰不知故去今往死之
是知與不知無別也厲叔曰吾將以愧後世人主不知
其臣者也呂覽
越王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
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爲二三
子慚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
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兖之州乃處海

陲之際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翦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弊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翦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被衣出見諸發乃逐

韓子 說先

孔子侍坐於魯哀公設桃具黍哀公曰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掩口失笑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黍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以爲上盛果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於廟

丘聞之也君子以賤雪貴不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
雪果蓏之下是侵上忽下也 韓子
陳無宇謂門客曰昔荊來伐無一人死何國之寡士也
門客對曰君車衣文繡士不得以爲祿鳧鴨有餘食士
不足菽稗堂上有酒池士不得一嘗財者君所輕死者
士所重若不以所輕與人而欲得人所重不亦難乎
蘇秦如齊見王拜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
而速速也蘇秦曰臣聞饑人之所以不食烏肉者以爲
雖偷充腹而與死人同患也今燕雖弱小秦王之女婿
天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强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

強秦繼推其後是食烏喙之類春秋後語
呂不韋爲相秦國集諸儒使著其所聞爲十二記八覽
六論合十餘萬言名爲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
金於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之金時人無能增損說
者以爲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然其書以道德
爲準酌以無爲爲紀綱忠義爲品式以公方爲檢式與
孟軻孫卿相表裏也太平御覽
漢上林有池十五所承露池昆靈池池中有倒披蓮連
錢荇浮浪根菱天泉池上有連樓閣道中有紫宮戟子
池龍池魚池牟首池蒯池菌鶴池西陂池當路池東陂

池太一池牛首池積草池池中有珊瑚高丈二尺一本
三柯四百六十條尉佗所獻號曰烽火樹糜池舍利池
百子池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於闐樂樂畢以五色縷
相羈謂爲相連愛　漢雜事

婁護字君卿是時王氏方盛賓客盈門五侯兄弟爭名
其客各有所厚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懽心結士大夫
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見親敬衆以是服之與谷永俱
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之筆扎婁君卿之脣舌
母死送葬者致車二三千兩閭里歌之曰五侯治喪婁
君卿時成都侯商爲大司馬衛將軍欲侯護其主簿諫

曰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久住移時漢書

嚴君平註老子其文奇世多未見如云肝膽爲胡越眉目爲齊楚又云生不枉神死不幽志又云天地億萬而道王之衆靈赫赫而天王之倮者穴處而聖人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蹠實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並流而江海王之又云言爲禍匠默爲害工進爲妖式退爲變容嘗鼎其臠可知其味也內苑醍醐

漢武帝元鼎中開拓土境北開朔方南置交阯刺史建

安二年南陽張津爲刺史交阯太守士燮表言伏見十
二州皆稱曰州而交獨爲交阯刺史何天恩不平乎若
普天之下可爲十二州者獨不可爲十三州詔報聽許
拜津交州牧加以九錫彤弓彤矢禮樂征伐威震南夏
與中州方伯齊 交廣記

武帝好方士朔曰陛下所使取神藥者皆天地之間藥
不能使人不死獨取死人藥天上藥能使人不死耳上
曰天何可至朔曰臣能上天既辭去出殿門復還曰今
臣上天似謾誕者願得一人爲信驗上卽遣方士與朔
俱期三十日而返朔等辭而行日日過諸侯傳飲方士

晝臥朔遽呼之曰若極久不應我何耶今者屬從天上來方士大驚乃具以聞上問朔朔曰誦天上之物不可稱原上以爲面欺詔朔下獄問之左右方提去朔啼泣對曰使須幾死者再上曰何也朔對曰天公問臣下方人何衣臣對曰衣蟲蟲何若臣對曰蟲喙頎頎類馬色邠邠類虎天公大怒以臣爲慢使使下問還報名曰蠶天公乃出臣今陛下苟以爲詐願使人上天問之上大驚曰善欲以喻我止方士也 東方朔傳

周舉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舉移書於子推廟

曰春中寒食一月老小不堪今則三日而已後漢書
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有星孛於張東南行五日不見
孛星者惡氣所生爲兵亂又慘然雲焉兵之類也故名
之曰孛孛之爲名猶有所傷害有所妨蔽或謂之彗星
所以除穢而布新也張爲周地星孛于張東南行卽翼
軫之分翼爲楚楚地將有兵亂後一年正月光武起兵
舂陵都雒居周地除穢布新之象也續漢書天文志
後漢何敞祖父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爲汝陰縣獄吏
決曹掾平活數千人淮陰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天
大陰而比干在家日中夢見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

語未竟而門有老嫗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沾漬雨止遂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賜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如此筭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又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陰從平陵代爲名族太平御覽

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孝行見稱雖居家而奉戒精峻王薨便嗣父位乃深唯苦空散離形器行服既畢遂讓國與叔出家修道博曉經藏而遊方弘化遍歷諸國以漢桓帝之初始到中夏多有神通

世莫能量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分衛值
施主不稱每輒懟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二十餘
年乃與同學辭訣云卿明經榮勤不生善後然性多恚
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得道必當相度旣而靈帝之末
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䢼亭湖廟此
廟舊有威靈商旅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
神竹竟未許輒舫即履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莫
不懾影時商旅三十餘船奉牲請福神廼降祝曰舫自
沙門可便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昔吾外
國與子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爲䢼亭

廟神週廻千里並無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何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汚江湖當渡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千疋并雜寶物可以立法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出衆不怪也神從床後出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梵語數番贊唄數通蟒悲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卽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颺帆蟒復出身登山而望衆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便達豫章卽以廟物爲造東寺高去後暮有一少年上船長

跪高前受其呪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卽䢼亭廟神也得離惡形矣高僧傳

五鳳中濟北王終吉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妾爲姦終吉與共被席或晝日使裸伏犬馬交接終吉親觀產子輒曰亂不可知丞相御史奏終吉位諸侯王以置八子秩比六百石所以廣嗣重祖而終吉禽獸行亂悖逆人倫請削四縣漢書

韋誕奏蔡邕自矜能兼斯善之法非流紈素不妄下筆夫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芝筆古伯紙及臣黑皆古法兼此三具又得巨手然後可以盡經文之勢方寸

之言三輔决錄

丈夫百行以功補過婦人四教以備爲成婦德闕則仁義廢矣婦言虧則辭令慢矣婦工簡則織紝荒矣是以禮有功宮家室之教詩有牖下蘋藻之奠然後家道諧允儀表則見於内若夫麗色妖容高才美辭貌足傾城言以亂國此乃蘭形棘心玉曜瓦質在邦必危在家必亡魏程曉女典

陳登字元龍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汜曰陳元龍河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君言豪事有耶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主客之意不相與語自

上床臥使客臥下床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
帝王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濟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
言無所采是元龍所諱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
尺樓上臥君於地下臥何但上下床之間耶表大笑魏志
管輅父爲瑯琊即丘長輅時年十五瑯琊太守單子春
雅有才度聞輅一時之俊欲得相見輅父即遣輅造之
大會賓客百餘人坐上有能言之士輅問子春府君多
嘉賓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志未剛若欲相觀懼失
精神先飲淸酒三升然後言之子春大喜便酌三升酒
獨使飲之酒盡問子春今欲與輅爲對者府君耶四坐

之士耶子春曰吾自欲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讀詩論
易本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周漢之事但論
金木水火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最難者而卿以爲易
耶於是唱大論之端遂造陰陽文彩泛流枝葉横生少
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及衆士互相攻刼論難風起而
輅人人荅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行於是發聲
徐州號爲神童又冀州刺史裴徽徵輅爲文學從事相
見親輅終日不覺罷倦再相見轉爲治中四相見轉爲
别駕前至十月舉爲秀才　管輅别傳
費禕使吳孫權每别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

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事條荅無所遺失權乃以手中甞所執寶刀贈之禕荅曰臣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奬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東顧 費禕別傳

孫秀降晉武帝厚存寵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穆妻甞如秀乃罵爲貉子秀大不平之遂出不復入蒯氏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旣出帝獨留秀從容語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謝遂爲夫婦如初 郭子

杜預遺令曰吾往爲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邢山山上有冢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其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遠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文石以爲冢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吾去春入朝自表營洛陽城東爲將來兆雖未足比邢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叔曠然遠覽情之所安故遂表樹開道爲一定之制至時當用洛水圓石也

臧榮緒晉書

向雄經事鍾會會誅後雄收殯營葬晉文王召雄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作逆又輙收葬若復相容如王法何雄對曰昔先生掩骼埋

胔仁流枯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収葬教亦無關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於時殿下讐枯骨以爲將來仁賢之資乎晉王稱善柳仲郢先爲牛奇章辟客衛公知其無私奏爲京尹仲郢謝曰仰報盛德敢不如奇章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仲郢領鹽鐵特取衛公兄子從質爲推官知蘇州院令以祿利贍南宅時令狐綯爲宰相不悅仲郢與綯書曰任安不去嘗自愧於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既久其家已空遂絕蒸嘗誠深驚惻綯深歎美即與從質正官夫二賢之言理既順正辭亦暢達能使怒

者志愍且厚誼高致自能感悟世人彼雖有恩好倘遇嫌忌遠自遜避背德忘有亦所不惜用情厚薄豈不徑庭存此二事以敦世風 鴳林子

陳業少特操沛國桓儼當世英俊避地會稽聞業高節欲與相見終不獲後儼浮海南入交州臨去遺書與業曰不因行李以條山陰白樓日從容養高動靜履宜季世多艱爰適樂土聞高風饑渴語言知乃深隱邈然絶時求仁斯得勤而無憾齊蹤古賢何其優哉 會稽典録

夏仲御詣洛到三月三日洛中公王以下莫不方軌連軫並至南浮橋邊禊男則朱服耀路女則錦綺粲爛仲

御時在舡中曝所市藥雖見此輩穩坐不摇賈公望見之深奇其節顧相與語此人有心膽有似龔鞅走問舡中安坐者爲誰仲御不應重問徐乃荅曰會稽北海間民夏仲御 仲御别傳

王長文元康初試守江源令縣收得盜馬賊及發塚賊長文引前誘慰時還臘晦皆遣歸家獄先有繫囚亦遣之謂曰教化不厚使汝等如此長文過也蜡節慶祚歸就汝上下善相歡樂過節來還當爲汝思他理羣吏惶懅争請不許尋有赦令無不感恩所宥人誓不爲惡曰不敢負王君也 華陽志

謝奕與桓温善温辟為安西司馬奕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常逼温飲温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携酒就廳事引温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温不之責 晉書

謇保至檀丘塢上北樓宿暮鼓二中有人着黄練单衣白帢將人持炬火上樓保懼藏壁中須㬰有二婢上帳使迎一女子上與白帢人入帳宿未明白帢輙先去保因入帳中持女子問向去者誰荅曰桐郎道東廟樹是也至暮二更桐郎復來保乃斫取之縛着樓柱明日視之形如人長三尺餘檻送詣丞相渡江未半風浪起桐

郎得投入水風波乃息 祖台之志怪

禰衡建安初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又問曰當今復誰可者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又問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世乎衡見荀有容儀趙有腹乃荅曰文若可借面吊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其意以為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 典畧

顧邵嘗與龐士元宿問曰子名知人吾與足下孰愈元曰陶治世俗與時浮沉吾不如子論王伯之餘策覽倚伏之要害吾似分一日之長 三國典畧

東魏大將齊神武率兵趣沙苑西魏大將周文帝遣達奚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周文帝齊斛律光字明月為當時名將後周將韋孝寬守玉壁忌光英勇孝寬參軍曲嚴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齊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嚴作謠言令間諜漏其文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樹不扶自豎祖珽因續之曰盲老翁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穆婆提聞之以告其母陸令萱令

萱以饒舌斥巳也盲老翁謂祖珽也遂相與協謀以誑
言啓後主誅光周武帝聞之遂大赦境内始有滅齊之
志竟平其國 杜氏通典

成都王頴禦長沙王又於建春門陸機敗遁走頴誅機
及弟雲夷三族機吳人而在寵族之上人多惡之成都
王嬖人孟玖素不快於雲及機建春門之敗機衆多喪
牽秀譖之於頴言機持兩端孟玖復搆之於内使牽秀
斬機初機之專征請孫承爲後軍司馬至是收承下獄
考掠數百兩髁骨見終言機寃吏知承義烈謂承曰二
陸之寃誰不知君何不愛身承仰天曰陸君兄弟世

之奇士有顧於吾吾危不能濟死復相誣非吾徒也乃夷三族承門人費慈自詣穎明承之寃承喻之曰吾唯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爲爾邪慈曰僕又安負君而求生乎固明承寃致又疾之亦并見害 三十國春秋

崔彭善射達頭可汗遣使上曰請得崔將軍一與相見上曰此必善射聞于虜達所以求請耳遂遣之及至匈奴中可汗召善射者數十人因擲肉於野以集鳶遣其善射者射之多不中復請彭射之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突厥相顧莫不嘆服可汗留彭不遣百餘日上賂繒綵然後得歸又曰長孫晟引啟民可汗歸附賜射于武

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敬民曰臣由長孫大
使見得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晟箭六雙發
皆入鹿敬民朋竟勝時有鳶羣飛上曰公善彈爲我取
之一發俱中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賚晟獨居多隋書
來和好相術高祖微時來詣和相和待人去和謂高祖
曰公當王有四海又爲丞相拜儀同旣受禪進爵爲子
開皇末和上表自陳曰臣早奉龍顔自代天和三年已
來數蒙陛下顧問當時具言至尊膺國受命光宅區宇
此乃天授非由人事所及臣無勞効坐致五品二十餘
年臣是何人敢不慚愧愚臣不任區區之至謹錄龍潛

之時臣有所言一得書之秘府死無所恨昔陛下在周
嘗與竇容之語臣曰我聞有行聲卽識其人臣當時卽
言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建德
四年五月周武帝在雲陽宮謂臣曰諸公皆汝所識隋
公相祿何如臣報武帝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鎭一方
若爲將領陣無不破臣卽與宮東南奏聞陛下謂臣此
語不忘明年烏丸軌言於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尋以
問臣臣知帝有疑臣詭說曰是卽臣更無異相于時王
誼梁光等知臣此語大象二年五月至尊從永巷東門
入臣在永巷門東北面又問臣曰我得無災障不臣奏

陛下曰骨法氣色相應天命已有付囑未幾遂總百揆
上覽之大悅進位開府賜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地十頃
隋書

慕容雋時燕巢于雋正陽殿之西椒生雛三項上豎毛
凡城獻異鳥五色成章雋謂羣僚曰是何祥也咸稱燕
者燕鳥也尾有毛冠者言大燕龍興冠通天冕章甫之
象也巢正陽西椒者言至尊臨軒朝萬國之徵也三子
者數應三統之驗也神鳥五色言聖朝將雜五行之錄
以御四海者也雋覽之大悅 晉書載記

王嚴光有才不達自號釣鰲客巡遊都邑求麻鐵之資

以造釣具有不應者輒錄姓名至篋中曰下釣時取此等懞漢爲餌其狂誕類此張祐謁李紳亦稱釣鰲客李怒曰既解釣鰲以何爲竿曰以虹爲竿以何爲鈎曰以日月爲鈎以何爲餌曰以短李相爲餌紳默然厚贈之

談苑

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有爭嘗於案几間大書忍字至於幃幌之屬以繡畫爲之明皇知其姓字非時引對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奏曰臣聞堅而必斷剛則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爲上帝曰善賜帛以旌之 大寶遺事

貞觀中桂州都督李弘節以淸愼聞身歿之後其家賣
珠上聞上乃宣言於朝曰此人生時宰相言其淸白今
日旣然所舉者豈得無罪必可理之不可捨也魏徵諫
曰陛下言此人不淸未見受財之所聞其賣珠將罪舉
者臣不知所謂自聖朝以來爲國盡忠淸貞自守終始
不渝者屈突通張道源而已通子三人來選共有一疋
羸馬道源兒子不能存立未見一言槩之今弘節爲國
立功前後大蒙賞賚居官終歿不言貪殘妻子賣珠未
爲有罪審其淸者無所存問疑其濁者傷舉罪人雖疾
惡情深實以好善不篤臣竊思度未見其可恐有識聞

之必生橫議伏惟再思上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方知談不容易 唐書

郭曖宴客有婢鏡兒善彈箏姿色絕代李端在坐時竊寓目屬意甚深曖覺之曰李生能以彈箏爲題賦詩娛客吾當不惜此女李即席口號曰鳴箏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絃曖大稱善徹席上金玉酒器幷以鏡兒贈李 虛樓續本事詩

吳士孫𤼵嘗舉百篇科故皮日休贈以詩云百篇宮體喧金屋一日官銜下玉除陸龜蒙亦有云直應天授與詩情百詠惟消一日成其見推於當時如此此科不知

創於何代宋初亦無定制惟求應者卽命試太平興國五年有趙昌國願試此科帝御殿出四句詩爲題詩云松風雪月天花竹鶴雲烟詩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每題五篇篇四韻至晚僅成十首方欲激勸後學特賜及第仍詔今後應此科者約此題爲式 中吳紀聞

劉禹錫有妾甚麗李逢吉強取之他妾擬作四愁詩警句有得意紫鸞休舞鏡能言青鳥罷啣牋金盆已覆難收水玉軫長抛不續絃又買咲樹邊花已老畫眉窗下月猶殘又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蹤更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姮娥歸處月宮深紗窗遙想春相憶書幌誰

憐夜恨吟料得秋來天上月只應偏照兩人心本事詩
黄巢陷長安內外隔絶京師積糧尚多巧工劉萬餘樂
工鄧慢兒角觝者摘星胡地來生者竊相謂曰大寇所
向無敵京城粮財甚多雖諸道不賔內物不入而支持
之力數年未盡吾徒受國恩深志效忠赤而飛竄無門
皆爲逆黨所使吾將貢策請竭其糧不一二年可自敗
已矣萬餘因從容謂巢曰長安苑囿城隍不啻百里若
外兵來逼須有備禦不爾固守爲難巢喜即日遝召丁
夫各十萬人築城日計支米四千石錢八千貫歲餘功
不輟太倉米竭剝榆皮以充爨廚城竟不就萬餘懼賊

覺其機出投河陽經年病卒鄧慢兒善琵琶巢頗狎之因灸其右手託以風發終不爲彈一日謂其友曰吾聞忠節之士有死而已吾頗爲大寇所逼終不能爲之屈節奏曲今日見召吾當就死與妻兒訣別遂入見巢巢促令一彈琵琶曰某出身名役朱紫之服皆唐天子所賜固不忍負前朝之恩以此樂樂他人也巢大怒斬之屠其家摘星胡弟善射發無不中渭橋爲官軍所奪巢親領兵禦之旣至橋命來生引射凡十數發而不中巢詰之對曰聖唐兵士非親卽故故不中爾巢怒亦殺之小人中乃有守義如此三人者而萬餘談計尤深可謂

忠矣蓋唐諸君素好遊宴此輩蒙恩頗多故亦感恩知報雷海青輩不得專美於前矣 錄異記

宋太祖時或詣司天監苗光裔卜苗布策成卦曰當遷徙問損人丁否曰無害又一人占如前又一人占亦如前苗疑之起執其裾問為何物其人不得已對曰我金池中龜也前二人吾祖若父也今朝廷廣池且及吾穴恐見殺故來問耳苗釋之卽以表聞已而掘池得龜數十萬下令不得傷一龜悉輦送他水聶心遠云或謂物之靈無如龜故決嫌疑定猶豫必問之龜今禍福休咎龜不自知又決之人人靈乎龜靈乎 唵囈集

徐嗣伯春月出戲聞草屋中有呻吟聲嗣伯曰此病甚重更一日不療必死乃往視見一老姥稱體痛而處處有鼾黑無數嗣伯還煮斗餘湯送令服之訖痛熱愈甚跳投狀者無數須臾所鼾處皆投出長寸許乃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針疽也太平御覽

王荆公以科舉暮年乃覺其失曰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也蓋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正如學究誦註疏爾教坊雜戲亦曰學詩於陸農師學易於龔深之蓋譏士之寡聞也王無咎黎宗孟皆爲王氏學世謂黎爲模畫手一點一畫不出前人王爲轉般

倉致無贏餘但有所欠以其因人成能無自得也後山談叢

宋高宗名構徽宗第九子乘時踐位皇后手書告中外略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世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危十世宜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爲遂南渡都臨安年號建炎紹興在位三十六年後元滅之共七主一百五十年千古一覽

我明太祖高皇帝天命眞人興於濠上豪傑貔貅之徒攀龍附鳳一馳而金陵定再發而僞漢平左麾而肅清三吳右指而奄有中土順帝夜逃於沙漠燕雲悉入於

版圖代蜀而明昇受降代滇而梁王授首自是而皇王之業復完正統之傳再續按帝狀貌異常龍瞳鳳目以淮右布衣託跡皇覺卜珓伽藍而起義旅首入濠城遂握郭元帥之兵柄首定太平次居建業聲興丕基世號洪武自戊申至全年計在位三十五年如宋濂王禕陶安章溢劉基諸人腹笥五經言稱百代才本王佐學爲帝師直氣吐而星斗寒忠言進而金石裂與徐達諸虎臣並稱一時文武之選　初滁陽王謂李善長等曰朱公子仁文英武可共謀翊衛以定天下遂起兵離禾石畿直抵太平太祖曰吾得太平爲根本天下不足平也

因訪陶安曰目今羣雄四起海宇氽分將何以爲治平之策安曰金陵古帝王之都虎踞龍蟠限以長江大險據其形勝以臨四方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助明公也遂命達等起兵誅陳也先取金陵時陳友諒殺徐壽輝據江州稱帝張士誠據高郵都蘇州稱王方谷珍據浙胡玉珍據成都陳友定據福州何眞據廣東劉益據遼東皆次第滅之然其躪蹴羣雄必先漢後吳者誠恐二國接攘交結故欲剪漢之羽臂先遣耿炳文守長興吳良守江陰使吳人不敢西向無内顧之憂然後得以鏖僞漢而殲之漢旣滅而併力向吳釜魚籠鳥何所假息

此聖祖所爲神筭也　帝有漢高大度甫登大寶卽祀尼父以培道脉建大本以訓儲貳封同姓以固諸藩賜鐵劵以報勲戚且文成頃刻制協典謨寶訓寶錄永爲金匱石室之藏甘露慶雲具見敬天勤民之實眞所謂得國之正功高萬古獨秉全智家法嚴而兵政有統哉但殺戮無辜不無感傷元氣耳　又帝尊號未上卽建宋社以重邦本大功未就先設庠序以隆教化舉鴻儒以置帷幄求遺書以備省覽宮禁有關睢之美宗藩有行葦之親南郊以祀天地紀元以統曆數祀神則功臣帝王而五岳四瀆之封盡革取士則經書性理而諸子

百家之陋悉釐嚴善惡則有大誥三篇明功罪則有大明一律定官職而上下大小相屬備儀制而尊卑貴賤相安重農事則歲時有種桑之法歲暮有給鹽之惠訓官僚則都督有五事之規御史有九節之諭固邊圉則嚴陝西甲胄之修塞河南城池之險制外夷則責安南方物之貢抑高麗請謚之失文官不許公侯貴戚不預政事藩鎮不許擅殺官軍不許擅調宮殿成疏大學衍義之言絹經營稼穡之事罪人得毀陳氏縷金之牀碎元人水晶之漏他如服舍之制器用之宜三代之樂五方之音真備帝王之所未備行書契之所未行者也千古

一覽

青烏子稱山望之如卻月形或如覆舟葬之出富貴山望之如雞栖葬之滅門山有重疊望之如鼓吹樓葬之連州二千石 相冢書

黃帝少典之子姬姓也生于壽丘長于姬水有聖德受國於有熊居軒轅之丘故因以爲名以土德王有妃生二十五子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歲或傳以爲仙或言壽三百歲故宰我疑以問孔子孔子曰人賴其利百年而崩人畏其神百年而亡人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三百年 帝王世紀

監書內酒端硯洛陽花建州茶蜀錦定甆浙漆吳紙晉銅西馬東絹契丹鞍夏國劍高麗祕色興化軍子魚福州荔眼温州柑臨江黄雀江陰縣河豚金山鹹豉簡寂觀苦筍東華門[redacted]陝右兵福建秀才大江以南士大夫江西湖外長老京師婦人皆爲天下第一他處雖效之終不及 袖中錦

卜者以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而後言天地利害事之成敗著先王定國必先龜筴日月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育之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爲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

治句踐放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 史記

金陵古名之爲伏龍之地句曲山秦時爲句金之壇懷以積金山得名山生黃金漢靈帝詔採句曲之金以充武庫孫權遣宿衛人採金屯伏龍之地因改名金陵陶洪景云大茅山尚有數坑名金井山之近東諸處碎石往往皆有金砂 眞誥又云水色白都不學道飲此水亦令人壽亦津液之所溉耶 眞誥

修西方第一要發信心信得實有是處實有是理方可往生故雖一生勤行苦行受諸波羅提木叉毘尼藏而加之以伽陀作陀那鉢底臨終之時一念猶豫即入底

栗車泥梨迦道雖一生淪于濁盖作阿僧祇黑業臨終
之時生一念信堅如金剛不可移易則能往生向之黑
業如氷遇火不能爲累故第一要發信心也註云波羅
提木叉戒也毘尼藏律也伽陀諷誦也陀那鉢底施主
也底栗車畜生也泥梨迦地獄也阿僧祇無數也安養記

學不可以已矣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氷生於水而寒
於水其直中繩以爲一其曲中規操使之然也是故不
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淵不知地之厚也不聞
先王之道不知學問之大也孔子曰吾終日思之不如
須臾之學吾嘗岐而望矣不如升高之博見也升高而

招臂非加長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速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川蛟龍生焉是故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積水流無以成江海大戴禮

柳惲年十二見梁武帝帝問讀何書對曰尚書又問有何句美對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蘇世長十歲上書周武帝帝問讀何書對曰治孝經論語帝曰何言可道曰爲國不侮鰥寡爲政以德溫公曰夫人當孩提相聚嬉戲曾隊負之不殊也及年至十二三頭角稍相疎矣乃於此時即能諳誦典籍尋繹其義進趨巖廊之間雍容

答問之際且能勉君以德爲政與夫愛民之事雖碩學宿儒之對不是過也自古能以幼慧聞者多矣未有如二子之言爲可用也回視世上兒子豈不徒紛紛乎 諸史

偶論

樂稽耀嘉曰武王承命興師誅于商萬國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後舞克殷之後民乃大安家給人足酣酒鬱搖 太平御覽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

不宗旱旣太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惔如焚我心憚
暑憂心如熏 毛詩

徐浩論書曰初學之際宜先筋骨筋骨不立肉何所附
用筆之勢特須藏鋒鋒若不藏字則有病病且未去能
何有焉字不欲踈亦不欲密亦不欲大亦不欲小小長
令大大蹙令小踈肥令密瘦令踈斯其大經矣筆不欲
捷亦不欲徐亦不欲平亦不欲側豎不令平峻不使傾
捷則須定徐則須利如此則其大較矣 太平御覽

揚雄琴清英曰雉朝飛操者衛女傅母所作也衛侯女
嫁於齊太子中道太子死問傅母曰何如傅母曰且往

嘗喪哀畢不肯歸終之以死傅毋悔之取女所自操琴於冢上鼓之忽有二雉俱出墓中傅母撫雌雉曰安果爲雉耶言未卒俱飛而起忽然不見傅毋悲痛援琴作操故曰朝飛琴操曰齊犢沐子年七十無妻出見飛雉雌雄相隨感之撫琴而歌曰雉朝飛鳴相和雌雄羣遊於山阿 太平御覽

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召以典文年九歲便誨以詩書然尚猶無鄉人之稱無清異之名今之職位謬恩之加耳非吾力所能致也吾不如先君遠矣汝等復不如吾諮度弘偉恐汝兄弟未之能也奇異獨達察汝

等將無分也恭爲德首愼爲行基願汝等言則忠信行則篤敬無口許人以財無傳不經之語聞聽毀譽之語聞人之過耳可得受口不得宣思而後動若言行無信身受大謗自入刑論豈復惜汝耻及祖考思乃父言纂乃父教各諷誦之 羊祜誡子書

達摩傳曰波羅提法中龍象按智度論曰龍象言其力大水行中龍力大陸行中象力大故負荷大法者比之象龍 傳燈錄

楊用脩曰諺語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栗言冬至後寒風吹籬落有聲如觱栗也合於莊子萬竅怒號之說

而可以爲豳風一之日觱發之解矣賈人之鐸可以諧
黄鍾田夫之諺而契周公之詩信乎六律之音出於天
籟五性之文發於天童有不待思索勉强者此非自然
之詩乎 代醉編

釋慧恭者益州成都人也與同寺慧遠結契勤學遠直
詣長安恭往荆陽訪遠從江左來還二人相遇欣然共
敘别離三十餘年同宿數夜遠言談泉湧恭竟無所道
遠問恭曰離别多時今得相見慶此歡會伊何可論但
覺仁者無所說將無所說得也恭對曰爲性闇劣無所
解遠曰大無所解可不誦得一部經乎恭曰唯誦得觀

世音經一卷遠厲聲曰觀世音爲小兒皆能誦之何煩大汝許人且往者童子出家與遠立誓望登道果豈復三十餘年唯誦一卷經如指大是非闇鈍孏惰所爲請與斷交願法師早去毋增遠之煩惱也恭曰經卷雖小佛口所當尊敬者得無量福輕慢者得無量罪仰願暫息瞋心當爲法師誦一遍卽與長別遠大笑曰觀世音經是法華普門品遂講數百遍如何欲開人耳乎恭曰外書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但至心聽佛語豈得以人弃法乃於庭前結壇壇中安高祖座繞壇數帀頂禮昇高座遠不得已於簷下據胡牀坐聽恭發聲唱經題異

香氛氳遍滿房宇及入經文天上作樂雨四種花樂則
嘹亮振空花則雰霏滿地誦經訖下座自爲解座梵訖
花樂方歇慧遠接足頂禮淚下交流謝曰慧遠鼠穢死
尸敢行天○日之下乞賜甦留仰聞教誨恭曰非恭所
能諸佛力耳即拂衣長揖治流而去 續高僧傳

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川閱水以成川世閱人而爲世河
之下龍門也疾如箭之脫筈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
治古之時積美於躬如膚革之就充惟恐其不脩弗憂
於無聞如擊拷鼓鐘其傳以四達繹如也今則不然荒
飈怒號而獨秀者先隕霜露宵零而朱草立槁嬙市之

徒又從而媒孽以旯搖之是以萌意於方寸未有毫分也而觸機穽展布其四體未有以爲容也而得拱桔懷抱其一鞭之操泯泯默默而願有以試也而漫漫之長夜特未旦也疾雷破山澍雨如霆雞喑於時而失其所以爲司晨也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今世之士其無幸歟 子華子

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脩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寄緜於君之境內從襁負之列其庸多矣若無此鬚鬚非

伋所病也昔堯身脩十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脩八尺有奇面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禿骬背僂亦聖不以鬚眉美髯爲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邵美也不病毛鬓之不茂也 孔叢子

第一百八卷

紀麗部十一

補遺五


渾天儀　道在屎溺　心鑑

太公餘智　諸皐記序　偪上偪下

東閭子　東丹王　桀力紂勇

盜賊義士　趙子柴子　蕭叔郭童

誰定吾文　馬援好騎　禁上書

辨妖　象泣　撰志

妾祟　唐宗玄　讒讒人

三沸法　皇帝救得　草詔
萬花會　書謗　鶴生卵
梟居穴處　非君命不可　孝廟九事
高源孝子　廷杖　髑髏王
元伐改元　元代亂興　靈芝誦
卜誌公塚　選民間女　平處州寇　勦蜀盜
侯端　劉鐵漢　囘生
廣中賊　吳人尚奢　文士仙去
嘉讌蚤讖

# 劉氏鴻書卷之一百八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紀庬部十乙

補遺五

葛洪曰渾天儀注云天如雞子白地如雞子黃浮居於天內天大而地小表裏有水天地各隨氣而立載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則半覆地上半繞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天轉如車轂之運也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天之出

入行于水中爲的然矣今視諸星出於東者初但去地少許爾漸而西行先經東上後遂西轉而下焉不旁旋也其先在西之星亦稍下而沒無北轉者日之出入亦然今日出於東冉冉轉上及其入西亦復漸漸稍下都不繞地北去則渾天之體信不誣矣劉仕義曰天地有物之大者也天體應有軀殼內外皆水有通竅焉然則天之外水矣其必復有天乎不知如此天者凡幾也天之外水矣其必有窮際乎不知窮際之外又何物也推論至此七聖皆迷 新知錄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

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況　南華眞經

鑑者心也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蔽幽憂者沉鬼攝之心蔽放逸者狂鬼攝之心蔽盟詛者奇鬼攝之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如是之鬼或以陰爲身或以幽爲身或以風爲身或以氣爲身或以土偶爲身或以彩畫爲身或以老畜爲身或以敗器爲身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摶則神應之爲鬼所攝

者或解奇事或解異事或解瑞事其人傲然不曰鬼於
躬惟曰道於躬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井惟
聖人能神神而不神於神役萬物而執其機可以會之
可以散之可以禦之日應萬物其心寂然 五鑑篇

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智文
公種米曾子駕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衡後務
大者固忘小智伯厨人忘炙邀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
邯鄲子陽園人忘桃而知之其亡也不知務小者亦忘
大也 劉向雜言

段少卿諾皐記序云聖人定璇璣之式周禮立巫祝之

官考乎十煇之祥正乎九黎之亂當有道之日鬼不傷人在觀德之時神無乏之主若列子言竈下之駒掇莊叟說戶下之雷霆楚莊爭隨兕而禍移齊桓覩委蛇而病愈 諾臯記序

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饑色亦良大夫也其儉偪下

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爲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

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惩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子彙

遼太祖阿保機二子長曰突欲遼史名倍次曰堯骨後改名德光唐明宗天成元年丙戌遼主滅渤海渤海北海之地今哈密扶餘也中國之滄州景州名渤海者蓋僑稱以張休盛改爲東丹國以倍爲東丹王其後述律后立次子德光東丹王曰我危哉不如適他國以成泰伯之名遂立石海上刻詩曰小山壓太山太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遂越海歸中國唐明宗長興六年也明宗賜與甚厚賜李姓贊華其名也以莊

宗妃夏氏妻之拜懷化軍節度使東丹王有文才博古
今其帆海歸華載書數千卷尤好畫世傳東丹王千角
鹿圖李伯時臨之董比苑有跋宣和畫譜列其目焉秇
林伐山
淮南子曰桀之力能伸鐵鉤索其臣搥移大戲水殺黿
鼉陸捕熊虎帝王世紀曰紂能倒拽九牛撫梁易柱墨
子曰紂生捕兕虎指畫殺人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制
兕虎尚書大傳云湯放桀居中野士民皆奔湯桀與其
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不齊民往奔湯乃與其
屬五百人徙魯魯士民復奔湯桀曰海外有人與五百

人俱去帝王世紀武王伐紂紂起師自容閭至浦水與同惡諸侯五十國凡七十萬人距周於牧野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崇侯虎等舉六百石重沙二十四人由此觀之紂卒之倒戈後攻血流漂杵蓋與其黨自相格鬬故也周之得大封建異于商亦以有同惡五十國可滅耳然則桀之失人心固甚于紂湯之取桀亦易于武王而紂得禍之慘所以遠過于桀也弇州別集

晉靈公刺客不殺趙宣子漢楊琳刺客不殺蔡中郎晉劉裕刺客不殺司馬楚之唐太子承乾刺客不殺于志

寧淮南張顥刺客不殺嚴可求。西夏刺客不殺韓魏公
苗劉刺客不殺張魏公。孰謂賊盜無義士乎 偶書

戰國趙奢之子括。括嘗與其父言兵事。奢不能難。而不
謂善也。及長平之役。趙且使括代廉頗將。而其母上書
言括徒能讀父書。不可使將。乃卒將括。而括敗亡國幾
亡。五代南唐柴克宏者。再用之子也。沉默好施。不事家
產。雖典宿衛。日與賓客博奕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為
非將帥材。克弘請效死行陣。而其母亦表稱克弘有父
風。可為將。後克弘常州一戰。遂敗吳越。婦人賢明藻鑑
者則有矣。乃二母不特知子。亦知將也 金罍子

蕭頴士傳有奴事頴士十年笞楚嚴慘或勸其去答曰
非不能去愛其才耳赤脚長鬚知愛才乎葢亦陸沉于
人笞駡閒矣後漢郭泰嘗止陳國童子魏昭求入其房
供給洒掃泰曰年少當精義書曷爲求近我乎昭曰葢
聞經師易遇人師難遭故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耳
泰美其言聽與共止嘗不佳夜後命昭作粥粥成進泰
泰一呵之曰爲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擲
地昭更爲粥重進泰復呵之如是者三昭姿無變容顔
色殊悅頴士奴葢亦陳國童子之流而史以人微逸其
名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云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嘗嘆此達言以爲美談子建之言善矣任昉爲王儉之簿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嘆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正用此語容齋隨筆

馬援好騎善別名馬于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表曰臣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于魯班門外則

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䩭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鬐丁氏身中借此數家骨相以爲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有詔置于宣德殿下以爲名馬式馬援銅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兩孔間也上脣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頷下欲深下脣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劒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膁欲小季肋欲長縣薄欲厚而緩縣薄股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劉仕義曰武事尚强而馬之用爲急則援之相法不可不知也雖然有說馬相

其形尤當相其神者伯樂使九方臯求天下馬得之沙丘反報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或以讓樂樂曰否臯所觀天機也所謂天機其神之謂乎故曰世上豈無千里馬人中難得九方臯通於此說者可以盡相法矣是又不可不知也 劇談錄

光武禁上書人須言聖狀賢主也秦政自以德兼三功過五故合崇其號曰皇帝其焚詩書惡人以古議今也削謚法惡人以臣議君也葢愚天下而傲然以獨聖已矣然人至於今愚之光武得天下過湯沐里召父老賜復一年父老請復十年曰天下至大日復一日安敢遠

期十年此光武之所以愼守天下而延祚長也秦政自以爲祖皇欲子孫以一遞萬而無窮然不再傳而白馬出關赤龍當天矣（金罍子）

京房易妖曰陰在首天下大亂在腹天下有事在背天下無後而宋書稱晉有兩女子一陰在臍上一在下皆淫而不産晉五行志云有陰在首者居揚州有一男子二陽累生俱能行人道而淫（弇州別集）

晉時南越致馴象於皇澤中養之爲作車黄門鼓吹數十人令越人騎之每正朝大會皆入充庭帝行則以象車導引以試橋梁後象以鼻擊害人有司啓之欲殺象

象垂鼻泣血流地不敢動自後朝議以象無益于事悉
送還越 晉諸公讚
隋大業初勅內史舍人竇威崔祖濬及龍川贊治侯偉
等三十餘人撰區宇圖志一部五百餘卷新成奏之又
著丹陽郡風俗乃見以吳人爲東夷度越禮義及屬辭
比事全失修撰之意帝不悅遣內史舍人柳逵宣勅責
威等云晉漢末三方鼎峙立大吳之國以人物稱故晉
武帝云江東之有吳會猶江西之有汝潁衣冠人物千
載一時及永嘉之末華夏衣纓盡過江表此乃天下之
名都自陳平之後碩學通儒莫非爾彼至等著其風俗

乃爲東夷之人度越禮義于爾等可乎然於著述之體
又無次序各賜杖一頓即日勅遣秘書學士十八人脩
十郡志內史侍郎虞世基總檢於是世基先令學士各
序一郡風俗擬奏請體式學士著作郎虞作序京兆郡
風俗學士宣惠尉陵敬序河南郡風俗學士宣德郎杜
寶序吴郡風俗四人先成以簡世基世基奏聞去取聽
勅及奏帝曰學士修書頗得人意各賜帛二十段付世
基擇善用之脩成一千二百卷卷頭有圖敘山川則卷
首有山川圖序郡國則卷首有郭邑圖敘城隍則卷首
有公館圖其圖上山川城邑題字及細並用歐陽肅書

郎率吏令詢之長子攻於草隸爲時所重云
許智藏傳秦王俊有疾上馳召智藏治之王夢其亡妃
崔氏泣曰本來相迎許智藏將至當必相苦爲之奈何
明夜俊又夢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
至爲俊診脉曰疾已入心當即發癎不可救也俊果數
日薨 隋書
唐玄宗初政勵精三十年閒良輔柄用然姚崇尚通宋璟
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
九齡尚直明良泰交政治畢舉以故開元之盛輝映史
册迨天寶初惑於楊太眞之狐媚相林甫寵祿山溺彼

愛河釀茲禍水竟至乘輿播遷息喘岷蜀身辱位墟幾
於亡國賴李泌郭子儀諸賢才殲夷叛逆奉迎西還幸
矣明皇過劍門關詩曰劍閣橫空峻鑾輿出狩回翠屏
千仞合丹嶂五丁開灌木縈旗轉仙雲拂馬來乘時方
在德嗟爾勒銘才噫吁悔心之萌已墮甑矣臨潼驪山
之溫陽有石刻元人一詞曰三郎年少客風流夢繡嶺
蠱瑶環漸浴酒發春海棠睡暖笑波生媚荔子漿寒況
此際曲江人不見偃月事無端羯鼓三聲打開蜀道霓
裳一曲舞破潼關馬嵬西去路愁來無會處但淚滿關
山空有香囊遺恨錦襪傳看玉笛聲沉樓頭月下金釵

信杳天上人間幾度秋風渭水落葉長安馮子振題楊妃病齒圖曰華清宮一齒痛馬嵬坡一身痛漁陽鼙鼓動地來天下痛噫吁豈非後世之烱鑒哉（新知錄）

唐沈顏著讒國曰知佞之讒讒人不知佞之讒讒國也是以子胥殺而吳亡李斯誅而秦滅伍尚死而楚昭奔屈原放而懷王囚故曰知佞之讒讒人不知佞之讒讒國也（見唐文粹）陳子讀之曰夫佞讒國而已乎讒夫鼓舌也因申其義曰知佞之讒讒國不知佞之讒自讒也是以吳既亡而宰嚭沉（見劉向說苑）秦未滅而趙高族楚昭奔而無忌誅懷王囚而靳尚刺（見戰國策尚爲張儀所刺史記上官大夫正義曰王逸云）

上官靳尚余故曰知佞之讒讒國不知佞之讒自讒也嗟夫此義明庶其爲佞人屈軼其有豸乎 金罍子

李約汧公子也一生不近粉黛性嗜茶嘗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有焰者當使湯無妄沸庶可養茶始則魚目散布微微有聲中則四邊泉湧纍纍連珠終則騰波鼓浪水氣全消謂之老湯三沸之法非活火不能成也 因話錄

馮道事契丹耶律德光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對曰此時佛出也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謂契丹不至夷滅中國之人者道一言之力也道所對是俳語亦是

禪門轉語老賊真有伎倆 譚軺

宋汪藻字彦章直學士院草高麗荅詔其不許入貢詔略曰壞晉館以納車庶無後悔閉玉關而謝質匪用前規上顧輔臣稱公得代言之體久之麗人謝表至上復稱美拜翰林學士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誥仍無縮黄麻取六經十字以賜縉紳榮之 孫覿傳墓誌

東坡云揚州芍藥爲天下冠蔡繁卿爲守始作萬花會用花千餘萬枝旣殘諸園又吏因縁爲奸民太病之餘始宋問民疾苦以此爲首遂罷之萬花本洛陽故事亦必爲民害也會當有罷之者錢惟演爲留守始置驛貢

洛花識者鄙之曰此宮妾愛君之意也苕溪漁隱

司馬温公作相日親書榜揭于客位曰訪及諸君若覩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聞于朝廷光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進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書寵喻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即以通封書簡分付吏人令傳入光得內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整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並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請語及某再拜咨白容齋隨筆

淵材迂濶好怪嘗畜兩鶴客至誇曰此仙禽也凡禽卵

生此禽貽生語未卒園丁報曰鶴夜生一卵淵材呵曰敢謗鶴邪未幾鶴展頸伏地復誕一卵淵材嘆曰鶴上敗道吾乃為劉禹錫嘉話所誤自今陰孔子佛老之語餘皆勘然淵材讀相鶴經未熟耳 墨客揮犀

熙寧間故太師王公拱辰即洛之道德坊營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層最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君實亦在洛于私第穿地深丈餘作壤室二公各嘗登處其間邵雍堯夫見富鄭二公問洛中有何新事堯夫曰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遂以二公對富為發笑 塵史

耶律楚材傳歲辛丑二月三日帝疾篤醫言脉已絕皇

后不知所爲召楚材問之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囚係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熒惑退舍請赦天下囚徒后即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帝少蘇因入奏請肆赦帝已不能言首肯之是夜醫者候脉復生適宣讀赦書時也翌日而瘳予謂此晉卿精於數知帝當且起又知天下多寃濫故乘帝疾行之術也然亦多幸免矣非法也嘗試一爲之異時且有左承相疾革家人請赦重囚者矣按是年冬十一月四日帝將出獵楚材以太乙數推之亟言其不可不聽獵五日帝崩於行在所

宋臣紀孝廟九事恭高宗初過德壽宮凡供奉人各撥一半謂如御服所十人撥五人絲鞋所八人撥四人之類既撥住内侍奏乞人補填孝廟云更不須得朕無所用此國家賦財有限若諸處收補填闕須頓添數百人請受國用何以支吾竟不復補○高宗絲鞋兩日一易御服三日一易孝宗絲鞋兩月一易御服弊則易之或時浣濯補紉○孝廟既過重華宮有一淨齋終日宴坐其間止有一卓案上沓書籍一部圓硯一隻筆兩管墨一錠紙兩軸四旁無他物近璫嘗奏高宗留下寶器圖書不可數計陛下當時取觀玩略享之孝廟云不然高

廟波江成中興之功業德盛大故合享此朕無功德豈可享用璫云留在庫藏久必朽蠹取而觀玩何損也孝廟云此皆是直錢之物高廟所寶萬一將出或至損壞便是不能守也至後皆鎖閉不啓○慈福慶壽壽皇新作一袍刺繡甚華慈福見之云哥哥尋常不會着此衣服今何故如此壽皇對云政爲媽媽萬壽獻杯之故慈福云哥哥可謂孝順喜形天顏壽皇親捧壽杯慈福不舉手就以口飲感動之極至於涕下翌日取此御袍匱藏之云此我兒子孝順爲我獻壽特爲此服也○元夕後三日宣嗣秀王及其諸子宴集坐間壽皇云聞得外

間鼓吹喧闐想是民間歡樂嗣秀王對云此不可强壽
皇云此如何强得嗣秀王云緣連年豐稔民間稍康所
以致此壽皇云是是嗣秀王因問元夕壽皇聖帝對此
良辰美景亦領略之否壽皇云十四日嗣帝過此排當
十五日不飲嗣秀王云是夕如何度壽皇云是夜鼓琴
兩曲人報月色甚佳遂出廵簷賞月巳而飲湯一盃至
二鼓就寢大凡飲酒不可連日令人神思不清又云人
主没人道得若不自制禁任意恣縱何所不可非獨酒
一事也○每宣秀邸及諸子宴食味極薄壽皇語之云
莫不嫌太簡薄否人飲食盤案雖極豐膴所食不過一

兩箸其餘皆作踐了何如分作一兩次旣不作踐又可頻相會也○壽皇極簡嚴不甚發語雖宴集拱手終席對諸璫不呼其名止呼其官而已○壽皇坐側有一牙籤筒牙籤凡二十半白半緑酒樽至出白籤斟止半盃出緑籤則滿汎一席之間用緑籤止二三而已○近璫奏當修重華宮舊例須關朝廷出錢下臨安轉運司應副壽皇云我在南内豈不知朝廷無錢臨安轉運司亦窘向來高宗緣德壽宮闕錢所以朝廷極力應副今我與嗣君是一家事此間並無用錢處所積甚多只用宮中錢修不必關聞南内遂以重華庫錢計料䶒葢葺之不

官差一匠及一夫經鉏堂雜誌

高源僉江南浙江道提刑按察司事劾常州路達魯花赤馬怒奪民田及他不法事怒懼走賂權臣阿合馬以他事誣源旣係獄一日忽釋之莫知所由先是源所居鄰里多阿合馬姻戚素知源事母至孝至是聞源坐非辜悉詣合馬曰源孝子也非但我知之天必知之況媒孽之罪非實若妄殺悖天不祥阿合馬感悟得不死事與本　朝王振以釁僕之言釋薛夫子類金罍子

虜中自宰執公卿下至判司簿尉有罪犯者亦不能免杖責如在廷之臣有忤其旨意者則去衣臥地令侍衛

之人以杖箠數足則止名曰御斷攷金史自平章而下俱然今之廷杖其殆是乎第古刑不上大夫則士以下亦所不免耳虜庭事實

契丹之先一主曰乃呵特一髑髏在穹廬中覆之以氈人不得見若有大事則殺白灰牛以祭始變人形出視事已即又入穹廬復為髑髏因國人竊視之遂失所在復有號曰喎呵戴野猪頭披猪皮居穹廬有事則出退復隱入穹廬如故後因其妻竊其皮莫知所如後一主曰晝裏眠呵堆養羊二十日食十九留其一次日復滿二十口皆極怪異葉隆禮遼志

元太祖起龍翔破大金世祖得襄陽平南宋天下一統取大易大哉乾元之義國號曰大元取至哉坤元之義年號曰至元設經陳紀以垂後世立中書省以總庶務立樞密院以掌兵要立御史臺以糾彈百司世祖嘗言中書朕左手樞密朕右手御史臺是朕醫兩手的此其立臺之旨歷世遵其道不變時國正論謂之臺綱後世漸徇私情謂非親不舉非讎不彈執此之論反謂當然而國論遂大不正矣自庚申帝御極太平王燕帖木兒爲相卽用其弟買里古思爲御史大夫太平旣敗繼用秦王伯顏爲相卽用其兄子脫脫爲御史大夫幸脫脫

聽其館客吳行可之說發其逆謀秦王貶死遂以功命脫脫爲相亦用其弟野先不花爲御史大夫及脫脫見貶荅麻矯詔酖之遂以荅麻爲相卽用其弟雪雪爲御史大夫當時國事已去矣嗟乎世祖設是官本以防權奸膠固黨與盤結之患使之有所防範擊刺以正國勢及其末世省臺要任乃皆萃於一門殊失養猫捕鼠畜狗防奸之意幸其才智短拙謀不逮心旋至敗滅向使莽操懿温之倫居之元之爲元巳不迨順帝而後宗社爲墟也

元初有王華蔡五九等之亂旋致勘定其後天下處處

盜起陜西有金娘子江西有歐道人山東有田豐襄陽有莽張岳州有潑張安慶有雙刀趙四川有旻眼子各據州郡此其大者大抵江淮皆屬淮寇湖廣皆屬徐寇惟此兩枝爲盛草木子

明高皇帝命宋學士濂作靈芝甘露頌賜酒大醉歸爲方孝孺言之須史酣寢方候之夜深殊未醒方料先生不寤明當誤事卽爲製文書完比曉宋起趨朝愕然謂方曰我今日死矣方問何故宋曰昨上命作頌醉甚誤不爲今無及矣上怒必賜死方曰正恐先生覺遲巳具一草或裁定以進可乎卽以文呈宋閱之曰何敀爲急

懷之入朝上迎謂濂頌安在宋出進之上讀之曰此非
學士筆也宋又愕然上曰此當勝先生宋叩首謝臣實
以賜酒過醉未能成章門生方某代爲之上曰此生員
勝汝立召見即試以一論五策方立成上覽訖復顧宋
曰渠實過汝即命面賜緋袍腰帶猶平巾令往禮部宴
命宗伯陪之復遣覘焉方據上席岸然上曰斯人何傲
因不留俾爲蜀王府教授語懿文曰有一佳士賚汝今
寄在蜀其人剛傲吾抑之汝用之當得其大氣力文皇
既即位問廣孝誰可草詔廣孝以方對遂召之數往返
方竟不行乃强持之入方被斬衰行哭既至令視草大

號詈不從强使搦管擲去語益厲曰不過夷我九族耳
上怒曰吾夷爾十族左右問何一族上曰朋友亦族也
於是盡其九族之命而大搜天下爲方友者殺之 吾學編
太祖建壽陵將遷寶誌冢祝之不報曰假地之半遷瘞
微偏當一日享爾一供乃得卜發其坎金棺銀槨因函
其骨移瘞建靈谷寺衛之立浮圖於函上覆以無梁甎
殿工費鉅萬仍賜庄田三百六十所食其一歲而周焉
以爲永業御製文樹碑記績俄霹靂震其碑再樹再擊
上曰誌不欲謂吾績耳乃寢不樹 野記
高皇帝嘗選蘇杭民間婦女通曉書數者入宮給事須

其願乃發得四十四人比至試之可留者纔十四人賜金其家餘悉遣歸永樂間又選天下嫠婦無子而守節者有司籍送內庭教宮女刺綉縫紉及有藩王之國分隸隨行以教王宮女其所處曰養贍所初獨以無子者其後有子而幼且窘者亦遣行有吳江吳家婦陸氏與焉有子遺家至宣德間陸從某王封廣東又轉從封江西子巳常往來二藩間屢請求見母輒不允迨正統丁卯復懇啓於王王憐而許之陸巳病篤不能言子刲股與食陸甦王聞益閔召見賜金帛勞遣之至旅而卒歸櫬先墓人為作吳孝子傳子名璋生子洪由進士歷仕南京刑部尚書野記

處州多銀坑民亡賴者並緣爲姦利正統十二年春二
月慶元人葉宗留聚衆盜掘少陽坑數月計所獲微甚
棄去九月率衆之雲和遍掘諸坑場無所得還慶元居
數日徃政和掘少亭坑亦不給用謂其徒曰與其取於
山勞而無獲孰若取於人一舉而有餘也衆從之時巳
數百人遂掠政和縣及村落還慶元號召得千餘人遣
招龍泉良葛山人葉七爲教師訓練其徒武藝由浦城
刼建陽所過焚掠民從之者益衆遂掠建寧官民皆逃
匿分衆截路于車盤嶺鉛山惴恐行旅斷絕時福建邵
武賊鄧茂七方猖獗　朝廷命都御史張楷帥兵往討

鄧賊至廣信以葉寇道梗留不敢進福建遣使促楷師浙江藩臬諸司請楷便宜移兵擊葉寇江西御史韓雍等亦言葉寇近咫尺地方危在旦夕又爲道梗皆國家事豈可坐視民罹荼毒楷不知所從有指揮戴禮願往勦之楷乃命率兵五百往十三年十一月賊至黄栢鋪戴禮兵擊之死傷相半宗留衣緋率衆前中流矢死官兵不知爲宗留也賊退奔入山復擁葉希八等爲渠魁刼車盤嶺悉衆駐十三都欲囬浦城都督陳榮帥兵二千往併戴禮兵至十二都賊悉衆出戰官兵大敗榮禮皆死之楷等以福建寇勢迫取道徑往福建討鄧寇賊

盡掠取器仗𠚍㓞浦城焚其縣治民居過龍泉從者至
數萬入據雲和山中麗水楊希鮑村陶得二各率衆數
千人歸之居數月賊謂其黨曰山中出掠不便不若由
米湖盡掠府城乃結寨駐鮑村取貨于義烏掠人於松
陽官軍雖衆不能越馮公嶺而栢迫矣衆從之遂掠府
城守臣遣使從溫台告急于省御史命都指揮沈麟叅
議耿定僉事王晟帥兵四千以十四年三月至處州嬰
城自守月餘賊縱掠益甚諸守臣復遣使詣省告急御
史盛琦黃英先後以聞　朝廷命總兵官徐恭帥兵二
千馳至處州亦城守不敢出復遣使往福建告急於張

楷時有制下張楷令福建賊稍平以餘黨付金濂楷還師討處寇楷未至處城中乏粮餉諸將日對泣五月賊攻城急徐恭等出禦之沈麟耿定王晟等皆敗死徐恭僅以身免入城固守不敢出亡何張楷入浙至衢州僉事陶成往迎之泣陳其事楷分兵水陸兼進至蘭溪御史黄英林廷舉來會請速進兵至金華府令軍中製竹笆三百五十面笆如牌製糊以紙畫獸形可禦賊鎗乃兼程進至處州界知府陸鍾等來迎至銅山寺駐師賊遣人求撫寔覘之也遂給榜示付之去時官兵陣於平地賊衆萬人出山索戰官兵分三陣賊攻中軍楷等令

回達馬軍射之死者三百餘人左右合擊死者又二百
人持鎗者多爲竹笆所制蕃鎗入竹隙急不得出多被
擒獲賊敗潰是日斬首六百餘級生擒百餘人器仗稱
是乃以捷聞千戶沈俊謂其部下多麗水鮑村人父子
兄弟陷賊中者衆有何受等三人自言於陣前見其親
屬今欲招撫俊以此三人往可得要領楷從之令齎榜
入山反覆譬曉詞亦過徇楷至以老母百口與誓賊乃
先令陶得二出見楷優加賞賚令歸山中同賊首葉仁
八楊希陶秉倫并其黨十餘人來見楷納其降給帖令
復業始知前黃栢鋪緋衣中流矢死者卽葉宗留也明

日何志三等又招得賊首余海四陳川十余亍等三百餘家出降亦許令復業六月兩得　璽書諭楷相機撫勦之宜楷等奏報賊前後聽招復業者九千餘家男婦二萬餘人疏既上賊首陶得二等囬山復疑惧擁衆如故顧以書招楷入楷亦復書諭之賊在慶元大社者又出掠麗水青田等處未幾復得　璽書諭楷等將已降賊令所司撫處廣布恩信戒官吏勿相擾激不聽撫者調兵勦滅楷復遣郡邑丞倅等官賫入山再招之陶得二等始聽招盡焚其砦寨出降餘黨聞陶得二降悉解散復業所司隨在撫諭之楷等乃班師具露布以聞楷

還京會英宗北狩舊經事大臣多陷沒主者議楷無
功追論都督陳榮等死下楷獄論罪議上以冦平功贖
罪得放歸平處州冦紀
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皆四川保寧人廷瑞行山中得古
棄印亡何又得一劍自謂有天瑞時仁寧劉烈反僭稱
王廷瑞等遂以所得印劍煽惑民正德四年冬聚衆反
劉烈衆侵掠陝西官兵討敗之烈不知所終而廷瑞等
漸猖獗遂僭稱順天刮地掃地等王官兵討之不克衆
至數萬人侵湖廣鄖陽等處五年正月命尚書洪鍾總
制軍務督四川陝西湖廣兵討之藍廷瑞等攻破通江

縣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督漢土官兵擊敗之又敗之
于門枕城峽又會湖廣兵敗之於鎮坪茅埧擒廖惠斬
之藍廷瑞合鄢本恕兵奔陝西越漢中至大巴山俊遣
兵追及大破之賊棄輜重走會洪鍾以總制至四川與
林俊議多不合軍機進止每牽制不速進討廷瑞等招
集散亡勢復大振攻燒營山縣治殺僉事王源洪鍾乃
會林俊檄叅政曹祥叅議錢朝鳳副使龔勉仁僉事李
恕等督四川兵會陝西巡撫都御史藍章檄副使來球
副總兵閻綱等督陝西兵檄湖廣叅議方璘都指揮李
玉樊燁督漢土兵又檄河南都指揮徐節鮑威帥所部

兵分路進勦鍾與俊親監督之以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湖廣兵先追及於陝西石泉縣尉斗垻賊見官兵追急
不暇擄掠求招撫時官兵追者未盡至乃計款之令至
四川東鄉縣金寶寺聽撫賊令其黨十數人隨各將校
詣軍門陳告五月初八日鍾等各給榜示并檄召廷瑞
等約日令出降仍檄諸路兵進兼防守諸關隘賊雖詐
聽撫意在緩師欲延至秋熟得畧食實無降意違所約
期十餘日至六月十四日始至信地依山駐營廷瑞本
恕俱不出使人來言欲得營山縣治或臨江市駐其衆
方出見且要取旗牌官爲質鍾等俱許之鄢本恕來見

回營藍廷瑞始復來見且降且肆殺掠仍於松樹埡刼擄民家計欲脫走官兵分七哨周匝防廵邏甚密不得間乃止賊衆見勢窘漸潰散去十五日廷瑞以所擄女子詐爲已女嫁領兵土舍彭世麟爲妾以結驩世麟白軍門受之遂邀諸賊首至營宴會鍾令廷瑞所親鮮于金說廷瑞及本恕於十六日帥諸賊首二十八人同至彭世麟營赴宴伏兵盡擒之賊衆聞變遂大潰四出奔軼山谷鍾等遣諸路兵分道追勦之擒斬溺死并俘獲婦女老弱騾馬兵仗甚衆未盡者許自投首撫之惟從賊首廖麻子未獲捷聞洪鍾加太子太保林俊陞右都

御史藍章陞右副都御史大監韋興加禄米十二石俱
錫金幣餘將士各陞秩賞賚有差是年正月江津縣賊
曹甫亦聚衆作亂攻圍縣治殺僉事吳景僭號稱王都
御史林俊自調兵擊敗之誅甫甫黨方四任鬍子擁餘
衆走綦江入思南石阡等府俊與總制洪鍾等會勦藍
鄢等寇不暇追襲數月之間方四等復猖獗有衆數萬
方四僞稱總兵任鬍子僞稱御史餘賊首二十餘人僞
稱評事等名六月貴州兵敗之于思南播州兵敗之于
三跳諸處先後擒斬三千餘人賊由貴州復入四川欲
至江津復仇八月賊攻南川馬頸雀子岡等關官兵禦

之又攻東鄉永澄漕諸處儸回兵禦之前後頗有斬獲百户柳芳等陣亡官兵敗賊遂越關入南川綦江境聲言欲取江津重慶瀘州叙州以寇成都遠近震駭林俊會洪鍾及巡撫松藩都御史高崇熈檄各屬漢土兵至俊駐江津崇熈駐瀘州太監韋興駐成都御史王綸駐重慶檄副使何珊都指揮鄒慶師兵由合江進副使李鉞知府曹恕師兵由江津進夾攻之叅政邵蕡知府劉思賢督餉九月十四日賊攻江津會石砫兵至并力禦之賊敗走追至合小坪破其四營十八日賊以八千人舁攻具復攻江津俊遣李鉞曹恕督酉陽播州石砫等

兵分三道迎擊之賊敗追至高觀山斬首五百餘級俘獲二百餘人官兵乘勝追擊賊望見兵少還擊官兵副使李鉞被賊追窘賴吏何士昂射退獲免賊勢猶銳酉陽等土兵奮擊之斬獲二百餘人賊敗乃據高下石兵不敢近賊復擁衆衝中堅鉞窘復吏何定何士昂救免俊等見賊銳甚下令收兵暫休羽檄徵各屬兵仍遣生擒賊周大富入營招撫之十三日方四令其黨李廷茂出告撫俊等許之與約日投見許以不死賊竟不至高崇熈訪知賊首皆仁壽人遣使詣仁壽取各賊家屬入營招之方四等殺其族屬不听撫遣人來言任其自散

去乃從二十一日李鉞督諸將校分兵爲六哨由大埡
小埡月埡各關並進直衝高梁賊不能禦六面皆令破
其中堅斬賊首任鬍子等賊大敗追殺三十餘里斬首
一千八百餘級生擒方四妻妾俘獲幼男婦女三千四
百餘人餘衆墜跌崖壑填塞筍溪等河三四里許奪獲
驢騾馬四千五百有奇賊遁走土兵乘勝追剿又殺二
百餘人賊見兵少還兵衝殺千户田宣冉廷賡等官兵
敗所擒方四妻妾并騾馬復被奪去賊首方四并餘賊
二千餘人俱遁入思南境内且言聚衆候明年復來共
約前後斬獲并墜崖溺水傷死共七八千人俘獲男女

亦可二千餘捷聞林俊等賞各有差時俊因與洪鍾議不合又以不容中貴子弟從軍冐功故權倖多忌之自知不爲時所容敗賊後以疾乞休　上允之臺諫屢疏留之不報蜀人號泣追送俊去方四餘黨復熾又賊麻六兒喻思俸駱松祥范藻等先後倡亂内江崇慶之境騷然踰年洪鍾等不能定四川巡按御史王綸劾鍾玩冦殃民罷之以右都御史彭澤代鍾總制討賊澤威令嚴明賞罰公信諸賊雖蜂起然視藍鄢方任四大冦差弱易制澤先平麻六兒及喻思俸次平内江崇慶之冦至正德九年春蜀盜始平　平蜀盜紀

懷遠將軍侯公諱端金山衛世襲指揮同知永樂十三年倭船十三艘薄城南官民出走公出東門去城三里地名楊家團屯住單騎至海塘偵之時潮退倭船大不能上各乘走舸御尾而進公望見當先一船有一衣紅人知是夷酋遂策馬入水沙水深浪湧馬韉䕶水不能前公以佩刀斷而棄之將近一箭斃其紅衣者賊即麾旗止其後隊復回大船悉衆而上公料其勢衆銳未可攖其鋒且慮其識放箭時所坐白馬返至海塘下適有牧羊者手封羊血以塗其馬馬盡赤還駐楊家團卻領軍出南門不量彼已輕與交戰全軍潰遂南門入公在

團下令持束薪同盡入城趨至賊船悉焚其十三艘賊遽空城進無所獲退無所歸勢亦窘矣公遂率衆前至東門門閉不得入趨南門亦不得入轉至西門吊橋斷公祝其馬曰我命不絶汝當努力不爾我與若俱死矣馬包然一躍直過城濠倉卒間墜一劍於地馬啣起授公公旣入西門回顧後軍無一人繼至公與賊巷戰數十合且戰且馳賊衆咋口好將軍也至衛前賊以所掠布疋旁午於途以胃馬足欲生致公公以一劍挑布以一劍斷之賊咸仆地指天搖手驚爲神人云又以長鈎鈎公着左膊公不爲動墮甲四片而去遂出東門復集

散卒與之申約奮勇入城盡殲賊衆無一生還者公平日以膂力聞府治御大丈許以腕挈之行十里餘又嘗馳過坊交抱楣上兩股挾馬懸之人尤驚異南滙地方有虎傷人公格殺之烽堠下至今土人呼其地爲候公殺虎墩云文獻通考

正德時代州有劉鐵漢者長蘆鹽運使斗山劉公繹也公總理遼東糧儲兼屯種瑾初擅權正急於貪或告瑾曰文官富有惟邊郎耳瑾明言指意而公弗從瑾怒械至京師枷號示衆時枷重法嚴晝夜監守雖親友莫敢近他枷者多十日餘卽死獨公枷月餘不死時公同郡

王　菴者以死侍側日夕不離公曰我死其職分也如君何王終不去方枷時有黃冠者至公邸遺家人藥一丸日日剝一分服盡則難脫是日公夢仙人自霄而下以一丸藥納之口中覺而口尚有藥香監守者俱言見老人送藥忽不見於是喧聞九市上達朝堂而西麓張太宰秉此異言之璉得釋爲民後太宰又言宜起用以采公道遂授監察御史未幾而璉敗朝野稱爲讖漢云

見聞錄

隆慶丁卯張水部與弟計偕至桃源弟病革未歛恍若有神繞舟呼曰是人且不死關公以王孫友愛故來報

汝水部因舁弟屍徙至野廟中走關公祠祝曰候於先主異姓也猶能情篤其親兄弟柰何相棄於此死之日爲孟秋晦日迨是中秋矣水部視其䰟不陽亦不化背腹相凑若無腑臟者水部私念䰟能無離乎我嗷嗷然隨而哭之䰟不得載營矣偕一僕屏息廟中夜不敢舉火旦走候祠捧明水一盂燔祝辭投水中歸以沃屍掰額扶其口以五分瀝之額有泚水部喜籲候彌急一夕屍起熱然立立忽仆僕走告水部曰幸矣似有生矣水部急入提其耳曰某在斯締聽之微有息又低語曰弟來弟來弟來已乃喉嗌然聲出謂形不類已詫水部水部

按方寸間指之曰是非爾乎因撥其目微若欲視者則索鑑求照見其口鳴而鼻張漆漆然循其兩股至於腹流絡轉動忽起坐但服湯數旬而復自死至甦凡十有八日水部名克文戊辰進士終比部郎弟名尭文癸未進士任衢州守昔趙簡子死七日而甦非眞死也其猶在夢境乎張仲子旣死而力回之神哉回生傳

萬曆壬午四月間廣中蛋賊肆劫于番南東順之間撫之甚夷而當事貪功奏勦于時偏將沈茂麻鎮都趙陞等會同海道副使閩朱公東光發兵出海朱以梁文統精勇數十百人駕三四艘自衛期各將于波羅廟及朱

船至而諸將皆退遁不果來朱復進約三十里而所稱獅百脚蛋賊以五十艘來薄朱船梁文秉風縱火挺刃而前奮擊大呼賊皆糜潰降賊舟三十餘艘而歸至沙灣諸將皆艤船相待船有浮獲潛問之則皆此灣良家男女也梁文徧語諸將曰殲賊所以安民今擄民爲賊公等踰於賊矣且國法可奸獨不畏天道乎諸將不納梁文遂舉所降賊舟與之悉捨所浮男女約千一百有奇於是沙灣家以沉香貌梁尸祝之梁文盲一目村人呼之爲獨目梁沈繼山司馬戍嶺南身所覩記惜此人當今無識而怜之者因語其友姚氏異聞之採風者收

之雜記使千古之下知有此人爲誅降殺順者之戒

聞錄

吳樵嘗論吳人尚奢而爭勝所事不切寧捧百萬錢嫁女不能捧十萬錢教子弟此風今時尤甚昔王荆公次女適蔡卞夫人以錦爲帳未成禮而華侈之聲已聞於外神宗一日問荆公云卿大儒之家用錦帳嫁女荆公愕然無以對歸問之果然乃舍之開寶寺福勝閣下爲佛帳明日再對惶懼謝罪而已夫以宰相嫁女具一錦帳尚猶如此顧忌今士庶之家其爲錦帳者多矣黃魯直云人生須輟生事之半養一佳士教子弟爲十年之

計乃可有望此言說與富翁則未有不哭其迂者吁世
間顛倒相一至此乎　白拂齋紀

自古文章之士稱以仙去者理或有之葢天地冲美秀
特之氣見予獨多生有所自出有所爲則去有所歸固
其宜耳淮南王與八公上昇東方朔爲華陽洞主司馬
季主委羽托化南華冲虛各備仙職嵇康郭璞並著兵
解曹植爲遮須國王蔡邕爲脩文郎劉楨徐幹王粲俱
爲侍中王茂弘爲尚書令陶隱居爲蓬萊都水大監魏
鄭公爲太陽都録太監李長吉召賦玉樓記杜右馬總
爲六押大都統白居易爲海山院主韓退之爲真官冠

萊公蔡忠惠俱爲閻浮提王麗籍爲玉屋山君韓魏公
爲紫府真人石曼卿爲芙蓉城主王平甫爲靈芝館仙
官蘇子瞻爲奎宿一云紫府押衙劉景文爲雷部掌事
沈文通爲地下曹司杜少陵生前爲文星典吏及其歿
也又與李青蓮輩俱優游江湖稱散仙近顧太保尚臣
嘗三寢徐昌穀任第二殿帝君後陸詹事深將終之夕
亦預寢之其事尤奇怪錄司命治雲臺出周顗爲鬼官
司命季札爲北明公賈誼爲西明都禁郎以治馬融事
不當謫遷太山司馬郗鑒爲南門亭長臧洪爲北斗天
門亭長紀瞻爲北天脩文郎與虞譚更直守天門顧和

爲執盖郎温太眞爲監海伯杜預爲長史王嘉徐庾何晏殷浩俱侍帝晨庾亮爲北太常前中衛大將軍孔融爲後中衛大將軍陶侃爲西河侯蔡謨爲長史荀或爲北明公賓友謝幼輿爲左副監 宛委餘編

李嘉謨世爲華丘農家劉豫初僭位外示節儉而內爲淫佚人多獻妻女姊妹求得官免罪習以成風又行偶語之禁喜指刻之士豫妾至一百七十人子麟妾至一百二十人嘉謨父懼禍見其子年少精緻玉肌瑩白遂命以四郡强壯應募爲雲從親衛子弟時麟駐軍魏博投謁於靈巖山谷間冒雨出雲樹中軍從皆竦立而視

及拜麟馬前辭旨清辯了無懼色拭雨退立色愈明潔
精彩射人一時軍門呼爲雲中仙子麟遂留幕下稱帳
中小李月餘豫見問之自言與李儔侍郎通譜時儔亦
受僞齊官豫妾錢氏有女玉英豫所鍾愛因納爲婿常
與麟並馬出入寵幸無比豫欲加爵都尉嘉謨堅辭不
拜錢氏强之嘉謨泣曰我本章丘小民一旦際風雲身
極富貴文不知筆硯武不識干戈寵冠三軍富當萬户
吾何德以將之玉英亦曰父母爲帝后女爲公主都尉
之職古今通典視君才貌變出流輩雖辭之似不能免
嘉謨引妻屏語曰吾非不知都尉之榮然視汝父母兄

弟皆無遠圖昨聞遣劉從善爲河南浪沙官意在發掘宋家陵寢吾苦諫不聽且虐割小民斬戮忠義其敗亡可待也吾與汝身尚不知所託況更思濫高位自速夷滅乎妻曰今將柰何荅曰我但言欲待汝生子後受爵汝當從中勸止之伺別圖他策或可免禍也由是竟不拜官然能謙恭下士排難解紛以全善類每獨出則儒衣緩帶僕從不過三四人恂恂如一書生路人不識者不能知其爲貴壻也及劉豫敗與其妻逃入荆湘汎舟爲商竟得免禍初玉英侍父母之愛所得賞賚金寶鉅萬悉遣親信以漸運送韋丘藏諸地中後金以李儔攺

汴京同知副留守嘉謨始歸遂成富家翁亘史鈔

一百八卷終